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遺山集卷二十二至二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沈颺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張護

遺山集卷二十二　　　金　元好問　撰

碑銘表誌碣

太中大夫劉公墓碑

公諱汝翼字舜卿姓劉氏世為淄川鄒平人曾大父諱昇政和末擢進士第釋褐隆平主簿時西山劇賊千餘人據險為柵旁近多被劫掠朝廷責州將擒捕之州將謀于官屬諸人恇怯不敢應公毅然曰兵力單弱恐不

能勝賊獨當以氣攝之耳乃常服詣賊柵自通姓名且言所以來辭情慷慨群盜慚服相與宴飲明日與其酋把臂俱下而無亡鏃之費詔遷白馬令以賞其功大父諱伸不樂仕進以財雄鄉里周急繼困為多父諱時昌大定初律學出身歷孟州軍事判官終於左三部檢法用法詳慎多所平反後用公貴累贈太中大夫公其第四子也幼頴悟日誦數百言師事鄉先生單雄飛張元造初治書改授易卒業於詩山東諸儒間聲名籍甚貞

祐四年經義第一人擢第特授儒林郎賜緋衣銀魚調兖州録事未赴丁母彭城郡太君邵氏憂服除借注盧氏主簿入為尚書省掾終更遷同知嵩州軍州事兼陽翟縣令縣戶籍餘三萬豪猾所聚令丞少不自檢為所把持莫有得善代者公下車差次貧富一一籍記之一夫之役斗粟之斂均賦而平及之大豪以苞苴私見欲相誣染公發其奸并以所賄者曉于衆至於宗室大家聲勢熖熖人莫敢與之抗一為平民所訴必深治而痛

繩之黠賊楮二養丐者為子羅富民鬭毆有勸解者即遂巡而退乃於隠處以大棓擊兒胸背腫青隨以藥殺之明日就富家索命公知其奸計械楮送獄楮咆哮不即承公召尉司宿賊與楮同繫以計覘之數日言意相得乃肯吐露事既白竟償丐者命一縣稱為神明考滿換洛陽令陽翟父老百餘人詣都堂請留不聽縣中為立生祠以致去思之心焉洛陽政成召為戶部主事正大八年超同知汝州防禦使事留為戶部員外郎官太

中大夫輕車都尉彭城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户賜紫金魚袋河南受兵中令君聞公名以朝旨理索北歸僑居鎮陽辟萬户史侯幕府行部郎中嵗庚子辟尚書省叅佐癸卯朝命擢授行六部侍郎廉訪使者佩金符公春秋已髙力求引退往来燕齊之間以壬子冬遘疾春秋六十有六終於燕京開陽坊私第之正寢實十一月之六日也娶袁氏封彭城郡君子男五人長曰衍奏差清滄鹽司都提舉次曰衍真定河間路都提舉次曰衡清

鹽司提舉次曰復次曰元諸子皆傳家學女二人一適進士謝芝一適士族張簡男孫四人尚幼女孫七人二及笄者適士族餘幼在室諸孫等以年月日奉公之柩歸瘞於邳平梁鄉鄉孫鎮東原之先塋禮也公幼有至性生六歲太中公下世稾瘞燕城南僧舍既冠問知旅櫬所在將往迎之太夫人鍾愛于公不欲使之遠去膝下公因東平鄉賦徑至燕城歲月既久丘壠荒沒哀慕訪求十數日乃獲刻甓爲識官號宛然扶護東還州

里嘉嘆公之立志已見于此矣百年以來御題賦選以趙內翰承元賦周德莫若文王超出倫等有司目為金字品及公經義第一詩傳三題絶去科舉蹊徑以古文取之亦當在優等故繼有金字之褒連宰二大縣以經術飾吏事雖擊伏强梗人不能欺至于仁心為質亦要其終而後見也南渡以来士子潛心文律視師弟子之傳為重從公講學者如羅鼎臣賈庭揚李浩輩往往甲乙擢第其有功後進葢如此某早以詩文受知于公千

慮一得極口稱道諸孤以碑銘為請輙為銘詩以表公墓而不敢一言私焉其銘曰

風雅三百正而葩何以蔽之思無邪詁訓瑣細春官科蓰政弗達奚取多公昔治詩始萌芽真積力久無復加石磨玉琢絶纇瑕内美信厚外柔嘉百里之命令所荷銅墨卑品責望賒是時軍聲振三河星火餽饟供荷戈筋疲力涸方薦瘥獨以砥柱當頹波翁歸記籍列等差守以安静無敢譁庶役剛癉公禁訶流

離顛頓公拊摩三月報政民氣和昔也殿屎今笑歌
望公長劒冠巍峩百未一試老澗阿不龍不蛇賢人
嗟人言公材如命何公家嘉樹欝以華㑹與毛鄭俱
名家墓碑有銘豈浮夸劉宗淄川其未涯

中順大夫鎮南軍節度副使張君墓碑

癸巳之兵既破河南景賢微服返鄉里予每過寧曾景
賢必以杯酒相勞苦予問君閑居何以自娛景賢為言
吾平生嗜讀書喪亂以來典籍散落獨有通鑑及柯山

書解日得專志如此隨寫隨讀頗若有所得異時汩没科舉鞅掌簿書殆於學業無闕尚書省令史考滿擢黄河漕運副使提舉丁外艱服除辟洧川令前政有籍惡子姓名揭之通衢者景賢到官遽命撤去使渠輩通自新之路迄終更果無一犯者有司以稱職聞壬辰二月遷南京左警廵院副使屬歲飢縣官作糜粥以食餓者日費菽米數十斛景賢區處有法鼠雀無敢耗人受實惠多所全活六月以洧川課最陞一階改開封令九月復

以左警廵院副使借注之大槩景賢為人有幹局而以學術濟之為政不務表暴人久而信故所去見思其年積前後勞遥領鎮南軍節度副使兼蔡州管内觀察副使官中順大夫上騎都尉清河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户以丁未九月之七日春秋六十有七遘疾終於家越四日葬於縣西北唐城鄉内王里之先塋禮也配清河郡君王氏同縣處士成之女後景賢十年辛子男一人即世英也女二人長適平晉進士李

鈇次適安肅進士陳惟良男孫四人女孫二人皆幼

銘曰

近民慈祥其馭吏也静以莊悃愊無華愈久不忘晚節而昌幅巾故鄉神理昭然飲食壽康聖謨洋洋詠歌虞唐殆天錫之以為善之樂歸老闕

陽曲令周君墓表

原闕令權河東北路轉運司户籍判官帥府檢察君嚴於自律滴水不交部民兵来耕稼既廢軍食為重

一府倚辦於君君悉力經畫取於民者均而給於軍者無所枉内外翕然以公平賛之府經歷官輸米入倉數不盈斛而倉官以盈斛受之君發其奸杖經歷八十德升賞君之直以上尊餉之又明年雁門破兵勢駸駸而南鄉曲以太原不可保趣君弟獻臣就謀去就君為獻臣言城不保必矣我臣子也尚欲逃死乎獻臣欲挈君妻子以出君又不可曰吾守官於此而不以妻子自隨是懐二也吾弟往吾死於此矣乃與之泣别於北門之

外是歲城陷没於兵實興定二年九月六日也得壽三十有七官奉直大夫娶武氏子男一人鐵和女一人方幼獻臣既通貴佩金符以年月日奉公衣冠葬於五村里西原之先塋禮也好問辱從君游獻臣以墓表見屬尚憶在汴梁結夏課時君日酣飲於世事畧不介懷子亦笑其迂緩及入官其風力乃如此始恨交游半生知君不盡耳乃為述其故且系以招䰟之辭其辭曰

若有人兮洵且都城復于隍兮徇以軀羈魂倀兮冥素途巫陽下招兮宜可呼天厚子兮内美俱綰銅墨兮握瑾瑜處脂膏兮不自濡植節苦兮甘糲蔬護念所牧兮劇髮膚鉏治强梗兮惠惸孤宜貴而壽兮與德符其孰𠂻之兮又孰除蒙山之丘兮欝枌榆復子之鄉里兮返厥初攐蓬之言兮直厚誣舍我祖禰兮將馬如汾沮洳兮參之墟楔榆羣走兮雄牙須俱腐草木兮孰别區魂兮歸來兮安汝居

奉直趙君墓碣銘

予嘗愛予同年進士通許趙君仕不近名隐不違俗藹然有古人之風故嘗求其淵源得汴人之賢者四人焉曰王磵逸賔王世賞彦功游總宗之學易高先生仲震正之明昌中故相馬吉甫判開封逸賔彦功宗之俱以德行才能薦於朝逸賔鹿邑簿就請致仕彦功以親老調鞏州教官宗之讓不受三人者趣嚮不同而時人皆以高士目之高出於世家而能以清介自守死心於六藝

之學隱居嵩山二十年人望之以為神仙蓋逸賔則君之所師尊而高則其交友而敬者也惟汴梁聖賢所宅典章法度之所在流風善政之所從出興廉舉孝養士太學薫醲涵浸作成人物之日久矣雖其細民溺於宣政侈靡之習而不能返至於學士大夫通經學古安貧樂道懐先王之澤而不為風俗之所奪移者故未絶也語有之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殆君之謂歟君諱端卿字正之其先浙人遠祖某以商販留東京因而家焉嘗

仕漢鐵騎營指揮使與宋宣祖有里巷之舊及太祖踐阼柴氏有旨訪求隱居不為出故終宋之世為民家其居通許以教讀為業者君之曾大父諱弼者也大父諱昱父諱渥居通許者四世矣君幼孤養於叔父澤資簡重薄於世味少日父教以科舉之業而於經學有所得雖有聲場屋間非其好也興定五年春省試魁多士遂登乙科釋褐徵事郎守解州安邑丞即閉戶讀書無復仕進意教誨子弟以孝弟忠信為根本身自表

率使知踐履之實不徒事章句而已辟舉法行當路有
知君之賢欲以一縣相屈者君為書以絶之正大初修
宣宗實録楊禮部之美趙内翰周臣連章奏君為編修
官召至史館力辭而去執政聞君名有欲求見之者君
深自閉匿不使見也天興壬辰避亂京居車駕東狩崔
立刦殺宰相都人聞變求死無所君方與正之對食顔
色不少變投筯而起嘆曰知有今日久矣尚何言哉其七
月二十八日以病終於寓舍春秋五十有四用覃恩積

官至奉直大夫夫人同縣李氏子男二人長曰晉次曰益女一人適許州倉副使穆鑑男孫一人六九尚幼晉等以某年月日舉君之柩歸塟於縣東原之先塋禮也自利禄之學盛且百年間有以經術自救者私欲既勝强為揉治之往往齟齬而不相入君天資既高且恬於進取其學也優柔饜飫久與俱化眉宇津津然望之知其為善人君子力省而功倍蓋有不可誣者晉来速銘用所以知君者著于篇而不敢一言私焉銘曰

欝如其充渙如其融六經之春見服與容彼合也人我天之通求人而得之何計乖逢環堵蕭然薇藿不供商歌之聲天地淵中萬物並流至君而止司南睈涂發軔伊始黃裳元吉無庸青紫華髮元龜望君百年君遊不留道將孰傳松柏之邱石表其前是惟子趙子之墓過者式焉

## 史邦直墓表

邦直諱元姓史氏世為武陟人某年遷河內乃占籍焉

曾祖良祖萬父選三世在野母常氏出士族知邦直可以起家力課之學邦直亦能自樹立從鄉先生王國光游不數年學業大進遂擢興定五年詞賦乙科釋褐武陟簿懷孟被兵已久邦直安集有方鄉人賴之秩滿以材選管勾三白渠入為尚書省令史宰相李公造之聞其名問以三白渠利害邦直以書對細字滿三十紙推究源委凡公私所以為奬者無不備按而用之强有力者將無所容奸造之大稱異之遷管局黄河漕運未幾

河南破右丞仲德行臺徐州檄邦直守禦注授彭城令
尋轉充觀察判官危急存亡之際多所建白仲德甚倚
重之喪亂後間關東歸歲戊戌十二月二十有六日春
秋五十有七以疾終於州之私第邦直為人軀幹雄偉
望之如羽人劒客而處事詳雅倉猝無失辭事母孝待
故舊有終始身歿之日識者多嗟惜之初娶某氏再娶
遼東高氏某官之女邦直無子以姪為之後以某年月
日葬於河内王封里之東南原初邦直歿之七日而懐

州亂老幼奔潰城為之空髙夫人暮夜挈家人避於州西南五十里之别墅事定而歸家蕩然無一物蝗旱連歲道殣相望人謂從此無史氏矣夫人攻苦食淡存拊愚幼入門應接不減邦直生平比營大葬凡舉十餘喪安厝如禮生死受獲雖健男子有不能辦者邦直可無恨矣邦直子同年進士又交分殊款其孤請為墓碣銘乃論次之其銘曰

能者人不能者天得配而賢獨為始終之全我銘詔

之以慰下泉

御史孫公墓表

正大中內帑被盜所失皆慈聖宮珠具上怒甚公時為監察御史被詔按其事而無迹可尋法官讞疑欲棄守者市公執奏緩之會赦得原汴民李氏女有姿色已許嫁矣酋相白撒之姪恃勢奪婚且欲以為妾夫家訴於官官畏徇不為理遂訴於公公為奏聞詔還已許八年親享太廟郕國夫人温敦氏過廟門而不偃盖公劾奏

以為失臣妾禮上不忍加姨母罪勅有司杖御者百仍罰俸以愧之舊制承天門非犒軍不登一日上無故登焉公奏人主不可示民不信上即日為公犒軍庚寅辛卯以來雖軍出屢勝而亡徵已具危急存亡之際大夫士以自保為幸或高蹈遠引脫屣世務或酣歌縱酒苟延歲月公獨正色立朝耿耿自信言事數十條謞然有承平之風詩所謂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者惟公有焉公諱德秀字伯莘其先涇州長武人大父臯遭靖康之亂

流寓太原之文水因家焉父𥙿資禀淳直樂於為善時與羽人禪客游尤喜賙恤貧乏或養之終其身且葬祭之用公貴贈朝列大夫有子五人公其長也㓜頴悟有學性及長游太學有聲場屋間至寧元年以三赴廷試試補御史掾興定六年中開封府解試魁臺掾考成升尚書省掾數月以母樂安縣太君成氏春秋高乞歸侍俄辟權國史院編修官元光初以選充豐備倉監支納官正大元年擢詞賦進士第授奉直大夫三年辟京兆

雲陽令行省以長安劇邑而令非其人用便宜以公易之雲陽之人相率請留詞旨懇切宰相不能奪還公雲陽六年權行省左右司員外郎七年拜監察御史終更授太府監丞遥領同知鎮南軍節度使事壬辰之變微服出汴京客居大名欝欝不樂竟以成疾以明年冬十有二月朔春秋五十終於寓居權葬某所娶要氏吉州倅伯升之女弟封安樂郡君子男三人長頤次觀次孚皆習儒業女二人長適祭酒吉州馮内翰子駿之子亨

次適進士太原王楫孫男五人崇仁崇義崇禮崇智崇信皆習儒業女孫五人尚幼公美鬚眉容服甚都家居整肅遇物以誠臨官事官有法絲毫不少徇其憂國愛君出於天性惜其遭罹季末抱利器而無所試見於行事者止此而已季子孚以王内翰百一所譔家傳来乞銘僕於公為鄉人敢用所以知公者為之銘以致懷賢之思其銘曰

和臣不忠忠臣不和碑石有銘百世不磨公起太原

儒素為家以貌言而觀卜其柔嘉怫然聞義而起勇莫我加創罷我扶剛癉我訶不量寸鐵之微訴九閽而磔妖蟇白筆凬生朝著無譁宗周不綱蕩而頹波亦有不二心之臣哀喪亂之弘多幸大福之可再憒却日而麾戈念君平生慨然長嗟委蛇委蛇豸冠峩峩蓬蒿一丘窘此澗阿天之廢商久矣公其如命何公亦如命何

遺山集卷二十二

遺山集卷二十三

金 元好問 撰

碑銘表誌碣

故河南路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楊公神道之碑

君諱奐字煥然姓楊氏乾之奉天人唐鄜國公之二十世孫也譜系之詳見君自叙載之先大夫墓銘茲得而畧之曽大父楙大父超道父振是爲蕭軒翁及上二世

皆在野母程嘗夢東南日光射其身旁一神人以筆授之已而君生蕭軒以為文明之象就為制名君甫勝衣嘗信口唱歌有紫陽閣之語扣之不能答也未冠夢遊紫陽閣景趣甚異後因以自號年十一丁内艱哀毁如成人日蔬食誦孝經為課人以天至稱焉又五年州倅宗室永元謂翁曰若老矣守佐重以案牘相煩聞若有佳兒姑欲試之即檄君為倉與書時調度方殷君掌出納朱墨詳整訖歲終無主撮之誤倅愛之謂他日當有

望勸之官學師鄉先生吳榮叔指授未幾迥出倫輩賦業成即有聲場屋間不三十三赴廷試與定辛巳以遺誤下第同舍盧長卿李欽若欽用昆季惜君連蹇勸試補臺掾臺掾要津仕子慕羡而不能得者君答書曰先夫人每以作掾為諱僕無所似肖不能顯親揚名敢貽下泉之憂乎正大初朝廷一新敝政求所以改絃更張者君慨然草萬言策詣闕將上之所親謂其指陳時病辭旨剴切皆人所不敢言保為當國者所沮忠信獲罪

君何得焉君知直道不容浩然有歸志即日出國門而西教授鄉里者五年歲己丑乾州請為講議安撫司辟經歷官京兆行尚書省以便宜署君隴州經歷皆辭不就再以參乾恒二州軍事親舊為言世議廹隘不宜高蹇自便始一應之庚寅京師春試授館左丞張公信甫之門張公嘗謂人曰諸孫得君主善老夫沾丐抑多矣癸巳汴梁陷微服北渡覊孤流落人所不能堪君處之自若也完氏帥趙侯壽之延致君待之師友間會門生

朱極自京師輦書至君得聚而讀之東平嚴公喜接寒素士子有不遠千里來見者嚴公久聞君名數以行藏為問而君終不一詣或問之故曰不招而往禮歟且業已主趙侯矣將無以我為二三乎戊戌天朝開舉選特詔宣德課稅使劉公用之試諸道進士君試東平兩中賦論第一劉公因委君考試雲燕俄從監試官北上謁領中書省耶律公一見大蒙賞異力奏薦之宣授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陛辭之日言於中令公

曰僕不敏誤蒙不次之用以書生而理財賦已非所長又河南兵荒之後遺黎無幾烹鮮之喻正在今日急而擾之糜爛必矣願公假以歲月使得撫摩創罷以為朝廷愛養基本萬一之助中令甚善之君初涖政招致名勝如蒲陰楊正卿武功張君美華陰王元禮下邽薛微之澠池翟致忠太原劉繼先等日與商略條畫約束一以簡易為事按行境內親問監務月課如干難易若何有循習舊例以增額為言者君訶之曰剥下罔上若

欲我為之耶即減元額四之一公私便之官長所臨率有餽餉君一切拒絕亦有被刑責没財物於官者不踰月政成官民以為前乎此蓋未有漕司恵吾屬之如是也在官十年乃請老於燕之行臺以猶子元禎襲職壬子九月王府驛召入關尋被教叅議京兆宣撫司事累上書乃得請閑居鄉郡築堂曰歸來為佚老之所雖在病卧猶名子弟秀民與之酒諭之曰吾鄉密邇豐鎬民俗敦朴兒輩皆當孝弟力田以廉慎自保毋習珥筆之

陋以玷傷風化及病革處置後事明了如平時敕家人
吾且死勿以二家齋醮貽識者笑遂引觴大噱望東南
注香命門生員擇執筆留詩三章恬然而逝春秋七十
實乙卯歲九月之一日也後五十七日葬於郡東南十
里小劉里先塋之次夫人陳氏劉氏祔焉禮也君三娶
吳氏子男四人保烜萬駒嵩山緱山皆早夭駒郎者在
孕有異風骨不凡齠齔知讀書八九歲聞君講授即通
大義尋爲人講說十二以羸疾至於不幸君喪之盡然

有童烏之感女四人長嫁郡人張箎次華陰王亨二幼者在室初泰和大安間入仕者惟舉選為貴科榮路所在人争走之程文之外翰墨雜體悉指為無用之技尤諱作詩謂其害賦律尤甚至於經為通儒文為名家不過翰苑六七公而已君授學之後其自望者不碌碌舉業既成乃以餘力作為詩文下筆即有可觀嘗撰扶風福嚴院碑宋内翰飛卿時寀高陵見之竒其才期君以遠大與之書曰吾子資禀如此宜有以自愛得於彼而

失於此非僕所敢知也君復之曰辱公特達之遇敢不以古道自期飛卿喜曰若如君言吾知韓歐之門世不乏人矣興定末關中地震乾守吕君子成徧禱祠廟請為祝文凡二十有四首援筆立成文不加點在鄠下日中秋讌集一寓士忌君名諷諸生作詩請君屬和君被酒謂客曰欲觀詩者舉酒欲和以次唱韻意氣閑逸筆不停綴長韻短章終夕成三十九首長安中目為鄠郊即席倡和詩傳之性嗜讀書博覽强記務為無所不閲

眞積力久猶恐不及寒暑饑渴不以累其業也中歲之後目力差減猶能燈下閱蠅頭細字夜分不罷作文刻刮塵爛創為裁製以蹈襲剽竊為恥其持論亦然觀刪集韓文及所著書為可見矣禮部閑閑趙公平章政事蕭國侯公內翰馮公屏山李公皆折行位與相問遺御史劉公光輔編修張公子中諸人與之年相若而敬君加等河朔士夫舊熟君名想聞風采又被三接文衡有在所過求見者應接不暇其為世所重如此暮年還秦

中秦中百年以來號稱多士較其聲聞赫奕聳動一世蓋未有出其右者前世關西夫子之目今以歸君矣有還山集一百二十卷檗言十卷紀正大以來朝政號近鑑者三十卷正統六十卷其自叙曰正統之說所以禍天下後世者凡以不出於孔孟之前故也且夫湯武之應天順人後世莫可企及猶曰予有慙德武未盡善後世僻王乃復頼前哲槩以正統之傳非私言乎今立八例曰得曰傳曰衰曰復曰與曰陷曰絶曰歸始皇十年

貶絶陷者何懲任相之失也太宗傳之而曰得者何志奪宗之惡也責景帝者何短通喪也責明帝者何啓異端也與明宗者何有君人之言也與周世宗者何世宗而在禮樂可興也如是八例其説累數十萬言以謂不如是則是非不白治亂不分勸戒不明雖綿歷百千萬世正統之為正統昭昭矣此書往往人間見之有詰難者則曰吾書具在豈復以口舌為辯後世有賞音者君不治生産不取非義仕宦十年而家無十金之業然其

周困急卹孤遺扶病疾助葬祭習以為常力雖不贍猶勉强為之與人言每以名教為言有片善則委曲奬藉唯恐其名之不著或有小過失必以苦語勸止之怨怒不計也評者謂君志立而學富器博而用遠使之官奉常歴臺諫掌辭命治賔客必有大過人者白首見招日暮途遠有才無命可為酸鼻丙辰冬十月予閑居西山之鹿泉負生自奉天東來持京兆宣撫使商挺孟卿所撰行狀以墓碑為請且道君臨終念念不相置留語殷

重以撰述爲顧惟不腆之文曷足爲君重竊念風俗之壊久矣氷雪沍寒往復四千里爲其師爲不朽計門弟子風誼如生者幾人此已不可辭况於平生之言乃勉爲論次之而系以銘其銘曰

有文者鷸於跌者黿是爲關西夫子楊君之碑顧瞻佳城泫然涕洟學道之難成使人傷悲君擅名場深蔡孫羅追乎駢儷而變古雅快潛蛟之雲飛謂君不逄歟奮回谿而澠池一命而佩金紫何若若兮纍纍

鄒賔于唐世久衰微河潤九里蔚松檟兮增輝謂君為逢斅徒以文窮而自嬉斬伐俗學力涸筋疲世無元聖久矣望伯起其庶幾白首太玄坐為悠悠者之所譏緊正統之無適從職予奪之非宜君排諸儒斥偏執與詭隨彼月旦之有評且曩是而今非豈有一定罪功之名而槩終世之成虧我黜我升我招我麾不主故常不貸毫釐自我作古奚竊取為自非慨然任當仁之重能不懼於西河之見疑維卲之為器也

雖小而重屹神寶而弗移孰謂漢唐甚盛之際亦不免於窮運之攸歸我車司南爾轍背馳傳者嗟誰異時有如君家子雲者出邈千載兮求知

## 劉景玄墓銘

景玄年十六七許時其先人朝請君官四方景玄留學陵川已能自樹立如成人老師宿學多稱道之而朝請君獨未知也及罷官歸行視景玄所舍見其架上書散亂無部帙意不懌因問讀書有後先汝寧亂讀耶漫取

一書試之則隨問隨答無所忘失朝請君始大驚拊其背曰及吾未老當見汝聳壑昂霄時耳乃名之昂霄字景玄別字季房泰和中予初識景玄於太原人有為予言是家讀廣記半月而初無所遺忘者予未之許也杯酒間戲取市人日歷鱗雜米鹽者約過目則讀之已而果然大率景玄之學無所不闚六經百氏外世譜官制地理與兵家所以成敗者為最詳作為文章淵綿緻密視之若平易而態度橫生自有奇趣他人極力追之有

不能到者為人細瘦似不能勝衣好橫策危坐掉頭吟諷幅巾奮袖談辯如雲人有發其端者徵難開示初不置慮窮探源委解析脉絡漫者知所以統窒者知所以通旁貫徑出不可窺測要之不出天下之至理四座聳聽噤不得語故評者以為承安泰和以來王湯臣論人物李之純玄談號為獨步景玄則兼衆人之所獨愈叩而愈無窮詩與文則或有之其辯博則不知去古談士為近遠餘者不論也其與人交也不立崖岸洞見心肺

世間機械皆不知有之河東梁仲經渾源雷希顏王官
麻信之皆海内名士交久而無間言人以此多之至其
善惡太明黒白太分則亦坐是而窮也初舉進士不中
以廕補官調監慶陽軍器庫非其好也諸公期以明年
薦試辭科而景玄病不起矣正大乙酉夏予自京師來
哭其墓太夫人謂好問言吾兒有當世志今鬱鬱以死
矣子與之游最為知已當為作銘無使埋没也好問泣
且拜曰銘吾兄者莫好問為宜乃作銘景玄陵川人自

言系出楚元王交祖諱溥不仕朝請君諱俞第進士官
至管勾承發司太夫人上黨宋氏封彭城縣君妻永寧
李氏子男一人名庸女一人尚幼以元光二年六月十
三日春秋三十有八終於永寧之寓居權殯郭西南一
里所庸將以某年月日舉二世之柩歸葬陵川之先塋
銘曰
深心而文浹人天和聲光一流有物禁訶君起太行
學自爲家元精當中散爲雯華有發其談瀉江傾河

坦其正途不涉誕夸有喙三尺有書五車噤不得一本作施萬古長嗟望君天門奉璋峩峩蓬蒿一丘窆此時

澗阿天如天如命也奈何

文儒武君墓銘

銘曰真積力久積久而博其所立也卓百家浩浩未害其說之約故雖涉於女紅之纂組其破而圜斵而朴者固自若也博士三年誨誘循循子弟秀民自我作新投之萬金良劑以湔浣漱滌易形而鍊神朱墨進爲文儒

鈎距化而真純庚桑豊羽山之年鄒律發寒鄉之春是之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教育之廢久矣安得敦龐耆艾仁信篤誠如先生者以復三代兩漢風土完厚之晨乎河東人元某銘

郝先生墓銘

泰和初先人調官中都某甫成童學舉業先人思所以引而致之者謀諸親舊間皆曰濩澤風土完厚人質直而尚義在宋有國時俊造輩出見於黄魯直季父廉行

縣之詩風俗既成益久益盛迄今帶經而鉏者四野相望雖閭巷細民亦能道古今曉文理為子求師莫此州為宜於是先人乃就陵川令之選時鄉先生郝君方聚子弟秀民教授縣庠先生習於禮義之俗出於賢父兄教養之舊且甞以太學生遊公卿間閱人既多慮事亦審故其容止可觀而話言皆可傳州里老成宿德多自以為不及也某既從之學先生甞教之曰學者貴其有受學之器器者何慈與孝也今汝有志矣器如之何又

曰今人學詞賦以速售為功六經百氏分裂補綴外或篇題句讀之不知幸而得之且不免為庸人況一敗塗地者乎又曰讀書不為文藝選官不為利養唯知義者能之今世仕宦多用貪墨敗官皆苦於饑凍不能自堅者耳丈夫子處世不能饑寒雖一小事亦不可立況名節乎汝試以吾言求之先生工於詩嘗命某屬和或言令之子欲就舉詩非所急得無徒費日力乎先生曰君自不知所以教之作詩正欲渠不為舉子耳蓋先生惠

後學者類如此不特於某然也先人旣罷官某留事先生又二年然後歸先生歿於成臯其子思温歸葬鄉里以書抵某言吾子往年赴弔成臯曾以墓銘為請今卒事矣願有以慰不肖孤之心某謝不敢當六七年之間思温之請益堅辛丑之秋又屬其外兄牛元偉來致辭曰先子生無一命之爵歿無十金之產賫志下泉有識興嘆授業得如吾子者且不能一言半辭以見於後世其命之矣某再拜曰僕有罪乃叙而銘之先生諱天挺

字晉卿先世有自太康遷上黨者宋末又遷陵川遂為陵川人曾祖諱元祖諱璋考諱昇以選擇為縣功曹至先生之伯父東軒先生始官學蔚為聞人先生少日舉進士預春官氏薦書便能出諸公之右多疾早衰厭於名場遂不就選貞祐之兵避於河南往來淇衛之間為人有崖岸耿耿自信寧落薄而死終不傍貴人之門故時無料理者以某年月日遘疾春秋五十有七終於寓舍臨終浩歌自得若不以生死為意者其平生自處為

可見矣前娶同縣張氏繼室高平司氏子男一人即思溫也女一人嫁進士侯公佐男孫三人曰經曰恒曰彞經最知名女孫一人弟天禔從弟天祐猶子思忠皆有聲場屋間銘曰

篤於其資誠於其思行可以士矩政可以吏師奉璋峩峩其誰曰我私昇鎡基而奪之時操利器而莫施窮巷抱書在涅而不緇曳履商謳長與世辭寧以一寒暑往來之蹔槩細人而怨咨良璞含光平價不貲

棄擲泥塗識者涕洏孰物之尸孰命之司吾欲問之

有如先生者而至於斯有如先生者而止於斯

曹徵君墓表

歲丙午秋九月日曹徵君子玉以疾終於襄陰之寓舍

春秋七十有四嗚呼哀哉世豈復有敦龎耆艾之士如

君者乎始予在京師登君鄉先生禮部閑閑公之門公

每論人物及君姓名必極口稱道謂今人少見其比其

後見君於方城介於太原王右司仲澤乃定交焉君長

予十七歲予以兄事之壬辰之兵君流寓弘州癸卯冬予自新興將之燕中乃枉道過之死生契濶始一見顔色握手而語恍如隔世不覺流涕之覆面也又五年予閒居鄉里與君相望六百里而近耳妄人有傳予下世者君聞之寢食俱廢至問之卜筮及就日者王希道推予禄命以自開釋已而知其妄也又為之喜見顔閒居未幾聞君九月之訃予為位而哭且為文以哀之孫子汝弼徒步至雲州求予銘先人之墓不及見而去君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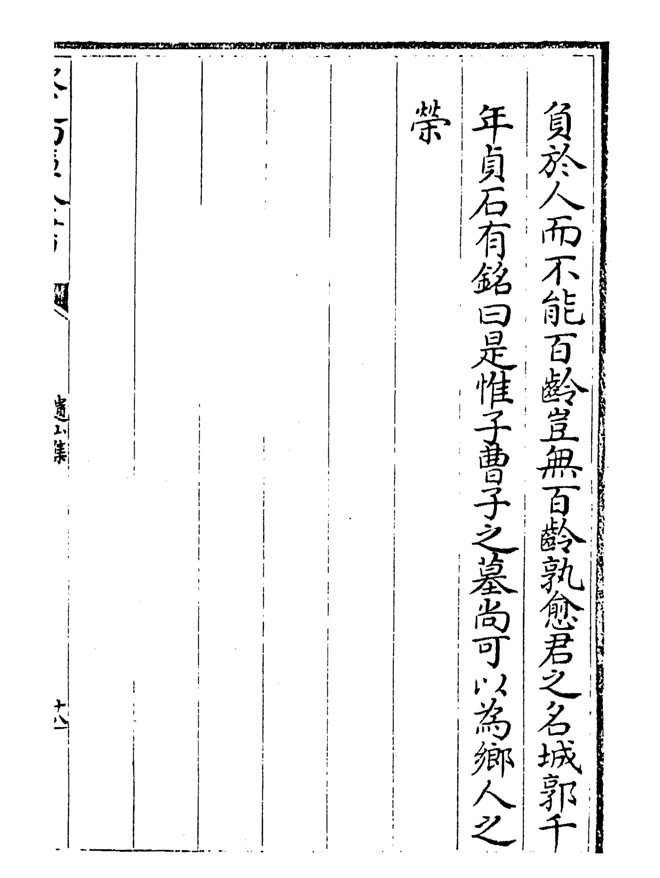
孫孝待於鎮州者又三數月矣追念平生之言乃泣而銘之君諱珏姓曹氏子玉其字也世為磁州滏陽人曾大父圓大父莘父濬皆潛德弗耀君生數月而孤養於祖母史氏少長教之讀書學性穎悟有成人之量及就舉選即有聲場屋間以兩赴廷試移籍太學時輩翕然推重之君資禀厚重接物誠實世俗機械舉不知有之居方城二十年教授為業僅有中人之産長子國器力於幹蠱故君得優游自便賓客過門厚相接納為具豐

潔不類寒士家不獨公卿達官愛敬之至於軍府悍卒閭巷細民望君褒衣𤣥腹言笑和雅亦皆訢訢焉甞再娶未幾婦卒其父哀悼成疾君往候之問之所親云公初不病痛女嫁未幾而徒捐奩具耳公盡其所得者直百金並兩女使悉歸之方城人有倉猝避吏留一篋而去者君勑家人毋敢竊視事定其人復來發篋驗之貯金滿中而封識宛然如手未嘗觸者君之廉類如此正大末京南大司農楊公叔玉丞康公伯禄薦君及猗氏

薛曼卿武陟宋子之武清張仲升汴梁高振之大名王
大用等六人文章德行乞加官使以厲風俗事聞徵聘
有期會兵動而罷里中郭提控者喪亂中聚老幼數千
守一砦自保人有誣郭嘯聚為亂者州將捕繫之將至
不測時立州治大乘山君就為申理之郭以無罪而君
幾為道梗不得還避兵之民無所逃死君擇貧病之尤
者留養之頼以全活者甚衆羣不逞乘亂欲以兵相加
父老有曉之者云而曹䴏䴏暴如此獨不愧曹先生父子

耶居襄陰又十年依尚書李仲臣仲臣為之起廟學以師席奉君州人化君之德文風為之一變君既老自號囂囂老人有卷瀾集三卷藏於家君凡六娶曰陳氏徐氏張氏陳氏顧氏前君卒曰姞氏今無恙子男二人曰國器字大用陳出也端愿而信有君之風不幸沒於京師之兵士論惜之汝弼顧出孫一人即孝也曾孫二人幼未名女孫一人尚幼銘曰

仁信而篤誠寛博而和平以儒行槩之衆善具并何



負於人而不能百齡豈無百齡孰愈君之名城郭千年貞石有銘曰是惟子曹子之墓尚可以爲鄉人之榮

遺山集卷二十三

遺山集卷二十四　　　　金　元好問　撰

碑銘表誌碣

真定府學教授常君墓銘

元光癸未予過鄜城見麻徵君知幾問所與周旋者知幾以鎮人常仲明中山趙君玉對及仲明來館客因得接杯酒之懽然未欵也北渡後來鎮陽仲明在焉予首以知幾存殁訪之仲明言辛卯秋邊報已急以内鄉深

固可以避兵且有吾子在吾三人議南下知幾卜之不吉乃止不行及被兵知幾病困中尚以前日猶豫不行為恨也予初謂知幾少許可而獨予仲明有端人之取固已慕嚮之及知幾將遷内鄉託於予者為甚厚仲明之先世又出於代鴈門用是交遂欵如是六七年歲辛亥九月晦自太原東來過仲明之門而仲明之下世十許日矣孫子德雅知予敬其先人涕泗以墓銘為請予復之曰此吾之志也奚以請為乃作銘并論次之君諱

用晦姓常氏仲明其字也上世家崞縣大木張家里而墓於泉福鄉之石鼓原者不知其幾昭穆矣見於元祐中進士趙子良所譔墓銘云常氏世豪於財以孝弟力田見稱宋初世有諱素者娶皇甫氏生子慶慶娶康氏生子玘玘娶檀氏生子五人長曰俊次曰善俊材幹宏博殖産益豐取予之際已薄而厚於人家近雲朔塞羣從率以武藝相尚有捉虎常氏之目娶王氏生四子二子起家善以膽勇推擇為鄉兵指揮使俊之長子曰宗

亮慷慨多氣節中武舉官修武郎鄜延路第四將仕至
知文水縣事宗彥以騎射應募官保義郎河東路第四
部將文水即君之曾祖也金朝初避漢陽質子之役族
屬散居有從建炎南渡而貴官者有留居東門盧利者
有析居栢仁坊鹿者文水居遷河朔寓居平山遂占籍
焉生九子其一為比丘餘八子娶兩族先後無間言時
人為之語曰三劉五李和義無比是則文水之家政可
見矣君之祖諱大安初東來時道卒於黎城父諱振孝

悌忠信不學而能好交結文士自以不習儒業為愧一意課二子學君之弟鼎字仲華甫成童能屬文鄉長者以偉器期之未冠而卒故君强學自立以成父志自少日有聲場屋間遊梁之後交文士益衆賦業外他書亦能研究國醫宛丘張子和推明岐黄之學為說累數十萬言求知幾為之潤文君頗能探微旨親識間有謁醫者助為發藥多所全濟病家賴焉資禀淳質言行有法遭值亂離知時命不偶安貧守分不為風俗所移旅食

僅足而繼困之義無廢年德俱茂而畢牧之心愈篤評者謂先世之義俠閨門之婣睦傳至於君故家遺俗有自來矣真定幕府以君承平學舍舊人文行兼備任師賓之位辟本路府學教授在職數年士論歸之不幸遭疾臨終二三日執筆紀先世事迹垂示來裔飲酒談笑與家人訣怡然而逝春秋七十有四實辛亥之九月十九日也夫人劉氏前君二十七年卒繼室李氏子德彰德府宣課使男孫小字舉孫尚幼德以某年月舉君之

柩祔於溽河西岸班家里之先塋禮也銘亡

善人白公墓表

歲辛亥冬十有二月河曲白某持鴈門李某所撰先大夫行事之狀請於某曰先大夫棄諸孫之養内翰王君從之實表其墓禮部閑閑趙公為之書并以善人白公墓表篆其額某時階止六秩未及贈官之制故王君弗克載遭離板蕩閑閑手筆亦復失之某惟先大夫積德累行躬不受祉子男之爵僅見於告弟之書而使之旌

紀寂寥隨世磨滅孤負義方之訓不肖孤死不瞑矣敢以通家之舊屬筆於吾子幸為論次之謹按公諱某字全道姓白氏其家於河曲者不知其幾昭穆矣曾大父諱重信大父諱玉父諱仲温皆潛德弗耀公生十二歲而孤妣李氏弱無所依舅氏僧法澄為經紀其家拊育訓導恩義備至及長乃能自樹立營度生理日就豐厚其後澄歿公不忘外氏之故喪祭之禮有加又為建貳塋於白氏丘壟之側一以祔外祖氏一以瘞澄初僧舅

既奉浮圖慤其家世不傳爲李氏置後意甚專初不以異姓爲嫌已而事不果行公承舅氏之意挈此子養於家以昆弟待之大定初通𢬵因附屬籍舅已亡又歷三推之久弟爲妄人所教遽求異財公欣然以美田宅之半分之人謂同胞而至別籍往往起訟白公乃無絲毫顧藉意是難能也太原趙進規從其子文卿在官下尤相歎異云古人以陰德見稱如白全道非但陰德乃顯德也司户王伯常嘗都督部民之不率者云汝獨不能

效白君以禮治身以義教子耶其為名流所重如此崇
慶壬申避地太谷不幸遘疾春秋六十有九終於寓舍
實八月十九日也越七日諸孤護喪歸祔於河曲王家
里西原之先塋禮也初娶王氏再娶李氏皆前公卒子
男五人長曰彦升留心典籍而不就舉選次曰賁廣覧
强記尤精於左氏至於禪學道書岐黄之說無不精詣
弱冠中泰和三年詞賦進士第歷懷寧主簿岐山令遠
業未究而成殂謝士論惜之次曰華貞祐三年進士歷

省掾入翰林仕至樞密院判官右司郎中次曰僧寶瑩以詩筆見推文士間有集行於世次曰麟蚤卒女四人長適州吏目楊桂次適大族張訪次適進士賈鐸次未嫁而卒彥升女楊女張王出也男孫五人曰嗣隆以蔭監滎澤酒曰恌曰恒皆習進士曰常山曰中山皆尚幼女孫二人皆適士族曾孫三人中和泰和安和女一人尚幼公資稟聰悟而謹厚自持略通經史精究歷算中年耽嗜佛書皆所成誦為人敦信義樂施予一言所諾

千金不易家人化之皆以賢行稱焉正大中累贈中大夫輕車都尉南陽郡伯兩夫人南陽郡太君維火山自太平興國中升為軍雖有學校而肄業者無幾宣和末僅有上舍宋生歷大定明昌官學之盛然後公之二子擢巍科取美仕邦人築亭以榮鄉名之屏山李君之純為作記辭與事稱相為不朽故公雖躬不受祉所以起其家與善化一鄉者其利豈有既耶銘曰

齒以德尊師以道存習俗以教遷惟仁人君子之所

居若時雨然羽山之顔疵癘為蠲愧心發之彦方學
業復於譙玄禮所以祠鄉長者而傳書先賢在昔兵
屯河曲雄邊爰及公家乃誦乃絃身為義方奉之周
旋兩息蹁蹁起為儒先岌彼滎臺大伏在泉振而鼓
之有光厲天仲也銅章惠浹岐岍叔也奉璋入侍禁
垣藹兮芝蘭之庭烱兮珠玉之淵州里趨風媢學躚
躚至於餘波所及且孝弟而力田古有之種德欲深
望歲百年有相之道理無空捐禄匪我榮殆以為黨

塋亡窮之傳樂石有銘表公之阡異時配縣社之食尚有攷焉

南峯先生墓表

先生諱豫字彦先姓吕氏懷州修武人祖道父琰皆力田為業先生自成童知讀書既冠游學東州以易為專門經明行修高出倫輩醇德先生王廣道特器重焉一時名士如秀容折安上濟陽王善長安陽苗景藩舘陶段彦昌冠氏孫希賢田子發從之學者甚衆故家近太

行五峯山因以為號示不忘本也有易說若干卷傳于時宗室復興鎮大名聞先生之名延致門下以師禮禮之初娶舘陶汲氏繼室清平丁氏先生往來兩縣之間為人廉介沈默為里人所尊貞祐之兵謂所親言吾年八十有四天數當盡癸酉唯有坐待歸盡而已是冬在所殘破吾民老幼相與逃亡先生喟然歎曰癸酉之期至矣明日有乗白馬衣皂衣挾弓矢馳逐於社原桑林之下者吾死此人手矣詰旦果有邏騎到物色悉如所

言先生欣然就戮實十二月之二十三日也兵退孫子天民收瘞於館陶大張里之東原壬子之冬距先生之殁四十年矣天民與好問有通家之好以墓表見屬余亦惧先生之潛德將隨世而磨滅也乃為之銘天民嘗任冠氏主簿孫二人長曰長慶次曰公孫其銘曰

被髮銜刀禍孰與還彈琴視景命何可延誠使之禽息鳥視而終白首固已無貴於期頤之年老聃玄虛莊周氏之自然死以為真几以為全寧薪火之可續

直士梗之自捐若夫鴻毛權重輕所宜熊掌定從違之先有巖墻之疾趨有白刃之徑前唯其知命而安於命此深於易者之所以賢

臨海弋公阡表

公諱潤字天澤姓弋氏系出臨海占籍汝州之梁縣者不知其幾昭穆矣大父整生二子長曰洪次曰海洪娶張氏二子曰祐曰福海娶酒氏公其所生子也弋氏自先世不異財公蚤孤能自樹立如成人事從兄祐殊恭

遜祐嘗以事客内鄉者二十年比還公殖產倍於舊祐歸求分居公謂祐言家所有皆父兄所積潤但謹守僅無損耗耳兄幸歸請悉主之潤得供指使足矣祐悔悟曰吾弟忠敬如此我乃為讒口所間慚恨無所及尚欲言分異耶乃更相友愛官以公家貲雄一鄉且膽勇過人選之督捕盜賊所至以恕心為質盜亦不敢犯由是名聲籍甚縣豪傑多畏服之鄉之惡少以犯法為常每以理訓諭之遂有嚮善者貞祐丙子潼關破汝洛被兵

居民保險多以私怨相刼殺官不能制公杖策往來山間為之開諭辭情懇到鬬者感悅各平分而退多所全活公出大家舉措不碌碌振贍貧乏婚嫁孤幼有古豪士之風手力絶人而資稟謙退有相犯者未始與之校喜為人解怨嫌鄉鄰訴訟往往不於官而於公長吏亦時以委之嘗曰縣外有弋某横逆無從生矣其為人所倚信如此中年喜儒學折節下士以寶豐多文士結夏課者多故久居之以便諸子之學士子不能自給者為

之經理其事使得卒業同郡張翥雄飛資穎悟日誦萬言公得之童丱中妻以甥且招致其家遂登進士第及將涖官復殷重教督翥卒為良民吏河陽人至畫像事之壬辰河南破公挈家避於西山山柵破公家亦被驅逐一卒見公稠人中請於主帥云此吾鄉善士其縱遣之帥遣公舉家去是夜所俘悉阬之里社為空公家獨全親舊歎曰為善之報見之今日矣明年春鄉郡游騎遍滿公自度不能受辱乃自投水中得年若干實某年

月日也娶田氏子男三人長榖英師事程内翰天益未冠為鄉府所薦再赴簾試文學行義高出時輩兵間以功授本州防禦副使次世英亦業進士信厚如其兄次庭英七歲應童子舉年十八義俠有父風州被圍卒壯士三十輩潰圍而出與千騎遇且行且鬬從旦至暮有被數十創而戰不衰者騎兵解去遠近莫不歎服北渡後殁於某所女一人適張氏仁讓有女士之目孫二人惟敬惟友皆習儒業榖英等以某年月日奉公衣冠塋

於同德里西南原之先塋設英予交游中最可保任者以墓表為請義不可辭乃為論次之而系以銘其銘曰

汝水兮洋洋山木兮蒼蒼有墓其旁是惟弋公衣冠之藏子孫豆籩歲時烝嘗魂兮來歸安此故鄉于嗟公兮百夫之防惟其勇而進於學所以為自勝之彊沈潛可以屈獷頑直諒可以扶善良禁訶癉剛莫我敢當徼巡周廬而辱在抱關為王前驅而棄之戎行孰俟伯之不如僅斗食之見償惟禄不計庸兮知賦

分之靡常頹波天來一柱獨障彼因虜之自甘此慨然而國殤志士不忘在溝壑寧以假息而為長使奪志而皆可在立懦其何望自古皆有死惟義亡與亡者為不亡銘其表之尚以發幽潛之光

遽然子墓碣銘

泰和以來天下以能書稱者禮部閑閑趙公學者多傚之而但得其形似而已南渡後始有遽然子已遽然子筆勢飛動得公不傳之妙故一時學公者皆不及而公

亦有咄咄逼人之歎宗室胙國公文采風流照映一時而蘧然子乃得以布衣從之遊與之商畧法書名畫筆虛筆實之論獨得於任南麓王黄華之後君若眞贋則望而知之胙公亦以眞賞稱焉予官京師始用二公意交之而未款也亂後予客冠氏蘧然子亦來東州每見之必連日竟夕而不忍去也大槩蘧然子少日出閭里間其曉音律善談笑得之宣政故家遺俗者為多及長猒於游蕩乃更折節取古人書讀之久而學書學畫學

詩學論文立志旣堅力到便能有所得為人彊記默識不遺微隱唐以來名家者之詩文往往成誦如目前考論文藝解析脉絡殆若夙昔在文字間者晝入能品詩學江西派至於黄石廟等作今代秉筆者或亦未可輕議東京大内隆德太一故宫樓觀臺沼門户道路華木水石悉能歷數之聽之者曉然如親到其處至於宋名賢所居第宅坊曲與其家行輩羣從孫息姻婭排比前後雖生長隣里者不加詳也嘗往長清一禪寺中與僧

談僧言五派傳授圖大不易作遂然子笑曰易與耳因索筆作圖坐中他日以舊本證之不差毫末也予居東州久將還太原行有日遂然子聞之誦予詩文恨相見之晚而相從之不得久也為之泣數行下丁酉冬復來東州而遂然子下世已數月矣其壻商挺孟卿為予言予已北歸遂然子為之飲食不美者數日家人輩問言元子得歸在渠為可喜事而公為之捐眠食何也遂然子曰是豈兒輩所能知也哉他日孟卿示予遂然子故

書凡予所談往往記之紙墨間予詩文則間亦記之也因竊為慨歎遽然予平生交不苟合人與之言一不相入挾杖逕去不返顧其所以愛我者乃如此予愚謬不足比數何以得遽然予如此哉天下愛予者三人李汾長源辛愿敬之李獻甫欽用是三人者皆有天下重名然長源瘐死西山獄中敬之則被掠而比為非類所困折死於山陽欽用從死淮西時年未四十也予嘗以三人者之後當無有收衆人之所棄曲相獎借如渠輩者

晚節末路乃復有一遯然子思欲與之隣屋相往來杯酒相樂就渠所談如東京故事者悉記録之曾不五六年而又若有物奪之而去者豈予賦分単溥善於招殃致凶所與遊者皆為所延及耶不然何奪吾遯然子之遽也遯然子諱滋字濟甫姓趙氏本出馮翊其大父天會貞元間來為汴梁户籍判官卒官下妻子不能歸遂為汴人父諱青字漢卿遯然子三男長某次某兵亂中所失小子尚幼二女次即孟卿所娶者遯然子春秋五

十有九以病終權窆於東平沂州門之外若干步庚子歲除日予實銘之其銘曰

積之之深守之之堅傳人之所不傳兼人之所獨專自拔泥塗如蛻而僊文以表之慰彼下泉顧雖愛我豈以一言而敢私焉

蘇彥遠墓銘

彥遠諱車姓蘇氏世為真定人彥遠其字也高祖中大夫通判成都府子贇以父蔭補官中遭大亂不能歸贇

金國初由換授至朝散大夫祖仲文胡内翰礪牓登科
終於朝奉大夫潞州黎城令父世偁以廕補官宣武將
軍宿州靈壁主簿彦遠靈壁君之長子也初以父任為
河北西路轉運司押遞監平輿陽步店商酒再監曲陽
之龍泉俱以課最聞陞真定酒使司監羡及百分貞祐
二年八月朔當滿替明日府官吏以兵至棄城而彦遠
守職如故事定以羡餘進四階城守三階循資一階授
歸德下邑主簿未赴丁太夫人王氏憂服除新制行當

再歴諸司授蔡州稅務使羨及二分有竒擢衛州獲嘉縣令召為南京廣貯倉監支納除蔡州觀察判官留為豐衍東庫副使官鎮國上將軍北渡之後閒居州里以壬子年二月晦日春秋六十有四終於家後三日葬於元氏縣趙同里之先塋先娶馬氏前卒再娶鄧氏子一人名慶藍田尉官宣武將軍年三十二歿於王事弟信武將軍陳州項城主簿卒猶子四人德謙德普德恒德履彦遠資稟仁厚自幼重惜物命有不忍之愛及登仕

版喜於結納周急繼困不為明日計力或未足亦強勉為之故人人得其懽心至於當世名士嘗與彥遠周旋者亦皆稱道之予識之汴梁汴梁破見於夏津於鎮陽凡二十年每歎其安貧自樂不肯一傍時貴之門雖士夫之守死善道者不能過而或者乃以任子槩之可乎蓋予於是鄉得兩人焉曰常先生仲明而彥遠其一也仲明之歿予既表其墓矣若彥遠者可獨使之隨世磨滅與乃作銘授其弟彥和使刻之銘曰

其應物也圜其立節也堅有來千金散而浮烟雖游道日廣而所得皆賢幅巾來歸一室磬懸州里督郵漠然少年顧不屑於謝仁祖之米寧就陶生而乞憐貪夫狥財夸士死權河朔諸豪角逐相先萬物並流而金石止信賢否之天淵趙郡之蘇族世蟬嫣南渡崩奔混為齊編蓋君以宗起而名氏待君而傳我為銘詩表君之阡百世而下有攷於鄉人之傳信者尚有警言焉

盧太醫墓誌銘

盧尚藥諱昶世家霸州文安今為大名人以方伎有名河朔泰和二年補太醫奉御被旨校正和劑局方刪補治法累遷尚藥局使自㓜傳家學課誦勤讀老不知倦岐黄雷扁而下其書數百家其說累數百萬言閎衍浩博纖悉碎雜無不通究而於孫氏千金尤致力焉故其診治之驗頗能似之春秋雖高神觀精明望之知為有道之士年壽八十有七自尅死期留頌坐逝著醫鏡五

十篇傷寒片玉集三卷今其書故在方伎之外復達治心養性之妙如云人生天地中一動一息皆合陰陽自然之數即非漠然無關涉者所為善惡宜有神明照察之又曰人為陽善人自報之人為陰善鬼神報之人為陽惡人自治之人為陰惡鬼神治之又曰養氣莫若息心養身莫若戒慎又曰冥心一觀勝負俱捐此雖前賢所已道至於表而出之既以治己又以及人非仁者之用心乎其康寧壽考五福俱備非偶然也昶與予有姻

戚之舊因其子孫歸葬書以貽之欲其鄉人知此家出

予門久而予亦知其人之深也銘曰

岐黄聖學炳如日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惟尚藥公

有得内經探病之源起死而生為醫作鏡底裏洞明

道風既扇取重漢庭陽報沓來壽考康寧翛然坐逝

歸神太清大河安流扶衛厥靈扁鵲湯陰實䰟大名

遥遥華胄復起䰟京古今事業前後家聲遺書具在

永為世程

張遵古墓碣銘

南宮張伯全將以某年月日舉其先人之槀殯祔於縣西南張平里之先塋伯全雅從予游因以碣銘為請曰維張氏上世自太原來居南宮以醫為業者八世矣先人資稟仁恕切於利生貧家來謁率欣然為診治或資之糜粥之費不特不責報謝而已州里醫流無慮百輩先人之學號為該洽恂恂退讓不自衒鬻文士過門接其餘論以自裨益故時譽獨著先人歿於太安庚午不

肖孫纔二十許耳遭罹兵亂轉徙南北僅有歸顧之望今當勉卒大事勒銘墓道誠得吾子論次使不隨世磨滅瞑目不恨矣伯全往在鄜城洎麻徵君知幾張尚醫子和推明河間劉守真之學所以通其塞而救其偏者用力為甚博嘗謂人言不肖於世業不敢不勉至於以醫為治生之具則死不敢也予謂伯全斯言可以攷見其先人平生矣乃為之銘伯全之先人諱師文字遵古年六十終於家其銘曰

茫茫之原纍纍之阡行人而歸何千萬年有子而傳孰不欲揚其先今君獨然修德則人而死而不亡則天吾是以知其人之賢

張君墓誌銘

洺水張澄仲經狀其先人博平君行事謂好問言澄不天生四歲先君捐館舍愚幼藐然不克當大事至有旌紀寂寥之歎二十年之間蒙賴先德得俎豆於士夫之末念欲追誌墓穴以俟百世誠得吾子辱以銘賜之不

肖孫死不朽矣好問不敏然以不腆之文得幸於仲經側聞先大夫之字有年矣其可辭哉乃述而銘之按張氏本出於遼東烏若族國朝併烏若遷之隆安以世官統之至公之考黄縣府君諱某字某正隆間官洺水遂為洺水人公即黄縣之仲子也諱某字子厚資頴悟略通經史工書翰醫學亦過人黄縣初令欒城召趙雋德新授舘德新名士仕亦達公與兄腴味道從之學德新愛公有千里駒之目年十七黄縣下世太夫人吳氏出

介休衣冠家治家嚴肅人莫敢犯知公有成人之量即以家事付之公內事母兄外睦宗族鄉人稱焉凡有新衣必先其兄之子貨財不以入其室御童僕有恩信不妄笞罵而人人敬畏之味道娶婦不諧日致惡語嘗欲絕之公辭釋百至味道爲感動乃歎曰負此嫗易而違吾賢弟難僂用是得不棄太夫人疾病公盛暑不解帶藥必嘗而後進及居喪以孝聞明昌初歲艱以饑死者十室而五公日設糜粥以贍旁近病者親詣護之賴以

全活者甚衆及公沒人多為感泣公以承安四年八月某日春秋三十有五終於洺州之寓居葬城安呂彪從太夫人之塋娶東鹿劉氏同知雎州軍州事德温之女子男三人長曰文次曰慶皆早卒仲經其季也女二人長適成安温氏次適雲中谷氏公嘗用黄縣蔭仕為監博平酒稅然非其好也嘗謂士之有立於世必藉國家教育父兄淵源師友講習三者備然後可杜牧之論唐虞以來下迨列國之賢大夫皆出於公侯之世傳記所

載有不可誣者承安太和間文治熠然勃興士生於其
時蒙被其父兄之業由子弟之學而爲名卿材大夫者
甞十分天下寒士之九要不必盡爲公卿大夫而公卿
大夫之具故在也古有之力田不如逢年仕宦不如遇
合又曰祇繫其逢不繫巧愚如公者皆是也今仲經學
精而行修聲光爛然高出時輩隆安張氏遂爲海内文
章家推究源委公可以無恨矣銘曰
履潔修體柔嘉内美充福不遐哀哀蒼天孰使然耶

天耶人耶其父母耶從容以思其得之耶茁其芽蘖其華其實孔多父播而子穫穰穰滿家故曰其源濫觴其流江河淵兮其未涯不有以浚之其未奈何然則古所謂不於其躬必於其子孫者尚信然耶尚信然耶

遺山集卷二十四

#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遺山集卷二十五至二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沈　颺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　蘭

謄録監生臣張　護

# 遺山集卷二十五

金　元好問　撰

## 碑銘表誌碣

### 族祖處士墓銘

公諱滋新字仲美弱冠就科舉一不中即以力田為業年五十有七終於家距今天子開興壬辰四十年矣初病革沐浴具衣冠子壻郭生者就諸婦取一物將奉公公惡其非禮也而切責之其平生自處為可見矣為人

寡言言則微雜訴諧所居韓巖五社聚落千餘家里中人日有聚話者公時詣焉山夫谷民性既鄙朴語又無根蔕每及一事則麤氣叫吼攘臂紛競移時不罷公不能忍必為解之已而曰人言田舍翁不通曉果然其人慙而去日久慙者多公至則稍又引去至無一人留語者嘆曰鄉人惡我耶我不復出矣乃敕其子之規之矩凡家之服食器用必取諸左右而足吾寧假人不能假於人也自是人罕見其面婦班氏事公如事長每問公

今日欲何所食鼓腹良久曰此腹欲何食乎此腹旦欲某食午欲某食晡欲某食家人如言而辦如是三十餘年乃終世衰道喪是非好惡無有當其實其處是非好惡之間者又不能以理自固聞譽而喜聞謗而怒為一人所軒輊者多矣況一鄉之人乎故嘗論公不合於一鄉將不合於一邑不合於一邑將不合於一州不合於一州又將不合於天下四方不合於天下四方其耿耿自信者當猶一鄉也羣衆不能易其介一物不能屈其

志生而知所以養歿而知所以順古之特立獨行輕世肆志隱居放言之君子如是而止矣歿而不書族黨之過乃追為之銘嗚呼此先君子之志吾敏之兄欲成之而不及者也銘曰

志必於同同則詭隨且欲異焉是謂自欺理有固然蕩如通逵先之以司南無容背馳人取而已遺百從而一違匪直里閭世所罵譏吾寧汩濁流之泥吾寧醊餔餘之醨吾寧反關樂我所知來不為所招去不

為所麾不屈之高無貴可幾孰能自信於毁譽失真之後如是之不疑

承奉河南元公墓銘

公諱升字徳清少不羈喜從事鞍馬間欲復以武弁取官及長乃更謹飭舉措不碌碌明昌泰和人仕路非有梯級不得進公閑居鄉里欝欝不得志然日課家人力田治生厚自奉養禄食者不及也貞祐丙子自秀容避亂河南客居崧山時公已衰無復仕宦意親舊競勸之

乃始以兄隴城府君蔭奏補得係承奉班明年當調官而以疾終於登封寺莊之寓居春秋五十有五曾祖諠宋忻州神虎軍將領祖春不仕考滋善柔服丞夫人同郡史氏無子以從孫好謙之子摶奉其後權厝金店東北一里所道路阻絶未卜歸塟遂為南遷第一祖矣銘曰

豪俠則鄉土之舊幹局則父兄之傳武可以材選能可以吏遷一命不霑而老於編齊之間鑚辭幽石以

慰下泉

敏之兄墓銘

兄字敏之諱好古性頴悟讀書能强記務為無所不闚年二十就科舉時東岩已殁太夫人年在喜懼望其立門户為甚切及再試不中意殊不自得又娶婦不諧日致惡語遂以狷介得疾嘗作望月詩有莫倦夜深仍坐待嵾雲或有暫開時之句或言詩境不開廓非佳語也曰吾得年不能三十境趣能開廓乎未幾没於貞祐二

年三月壯兵屠城之禍年二十九矣嗚呼悲哉銘曰

賈傳南州鵩鳥告凶買臣歌謳危死溝中馮衍幽憂

桀婦是逢予雲自投乃朊歆豐莫難生才百蛇一龍

有物妬之隨以禍攻窮巻抱書薇藿弗充天門九虎

十上莫通長慟之途萬轍一窮斯前人所不免顧獨

欲亢吾宗耶

贊皇郡太君墓銘

夫人姓梁氏廣寧人曾大父忭遼秘書監弟援某朝宰

相其後秘書之孫某大定中户部尚書相國之孫彬明昌中濟南尹故梁氏世為閻山甲族大父慶璋定遠大將軍相州酒使父鐆宣武將軍鼓城尉夫人在父母家已知讀書作字有楷法年十有七嫁為河中李侯諱某之夫人李侯自王父龍虎以來占籍河中以貲雄鄉里侯資稟豪邁好賔客復嗜讀書不切切於家務簿書會計至於鱗雜米盐無不經夫人之手夫人天性孝友姻睦族屬内外無間言侯於諸弟妹皆審於擇配夫人彌

縫替助咸得其稱侯之季弟彦實娶龍山劉致君之女於夫人為娣妹議往納幣時次子獻誠生始朞月暑涂二千里不以跋涉為辭振貧乏撫孤幼僮僕之無依怙者聚之一室躬自存養有父母之愛侯官蘇門大奴弋信妻執偽券訴有司云是陝右饑民為侯家强娶法當為良衆謂宜辨其妄夫人曰奴而良之美事也奚以辨為聽其去者餘二十輩侯有姬侍某先有子矣以嘗失意於侯侯不顧省夫人以為言侯亦莫之從也夫人知

佚意不可回竟為入粟縣官度為女官并割上田衣食之晝哭之後益以教子為事其後獻卿中泰和三年進士第獻誠獻甫同以興定五年登科鄉人榮之獻卿釋褐華陰簿夫人在官下每以廉慎愛民為戒南征之役朝廷脩馬政井牧之馬似涉羸瘵官有被真决者獻卿方攝縣務殊為憂夫人言馬遠至難遽肥立法雖嚴可身任之使一縣之民少蘇不亦可乎夫人之兒思忠在中山得風痺不良於行且諸子皆幼弱顧謂獻卿言若

能爲甥氏覔一官得近河中使吾事老兄一日可無憾獻卿如所教爲求河東髙公泗正因迎事之逮其下世送終拊孤禮無違者獻卿佐坊州幕官嘗與同官騎鞠夫人戒之曰從仕之暇宜讀書養性鞍馬間乗危蹈險非書生之事正使能之且爲識者笑况必不能耶其慈恕有禮類如此不幸遘疾以貞祐元年八月二十有八日享年五十有一終於坊州之官舍諸孤銜恤襄事以某年月日祔葬於某原之先塋禮也夫人三子獻卿其

長令為正議大夫宣差規措解塩司充塩部郎中行部
事以故事請於朝贈夫人贊皇郡太君獻誠汝州郟城
令獻甫京兆長安令南京右警巡使鎮南軍節度副使
尚書户部員外郎女二人長適夫人之從姪梁璵次適
經義省元興平令趙宇正大辛卯冬獻卿持夫人行事
之狀涕泗百拜謂某言先夫人棄諸孤之養亦已久矣
獻卿承乏天官民曹日不暇給孤奉慈訓尚有旌紀寂
寥之恨惟先夫人為淑女為良婦為賢母者當世士君

子皆耳目所接見諸孫雖無所似肖安敢自例流俗附先夫人於碑誌之末乎獻卿昆季及從弟獻能得幸吾子者有年吾母猶君之母也銘其可辭某再拜言先夫人之德之教無愧古人顧非不腆之文所能譔述然得厲辭比事以相兹役貽我彤管自託不腐通家子姪與其榮焉其敢不策厲駑鈍以少慰凱風寒泉之思乎乃為銘曰

主饋有儀作室有基秣驥問塗司南通逵鼎於華腴

動與禮違在生長見聞者而非所望寧閨壼之可幾
嗟維夫人女宗婦師匪直宗師母儀百之油燈煌煌
誦書烺烺兒不敢嬉母也在旁維龍虎公北方之彊
武庫再傳化而文房薾堦庭之佳樹乃異質而齊芳
版輿委蛇子禄孫飴上壽期頤夫人則宜事親之日
兮不可追去何速兮來何遲瞻昊天而靡及泣風雨
其安歸防墓兮有碑勒銘詩兮告無期有親如是而
不得終百年之養信人子之同悲

南陽縣太君墓誌銘

夫人姓李氏世家平定父琮宋末來火山遂為隩州人母邢生四子一女以夫人天性孝友特鍾愛焉年二十嫁為贈朝列大夫同郡白君諱某之妻夫人事姑孝拊前夫人子如所生姑老且病飲食醫藥必躬親之而後進及持喪哀毀過禮鄉人稱焉性嚴重不妄喜怒白氏大家也夫人處之不侈不陋服食居處皆有法度可觀以大安辛未三月丙辰春秋五十有六終於私第之正

寢子男四人長曰貢擢泰和三年進士第官至岐山令次曰華擢貞祐三年進士第今爲樞密院判官次曰瑩棄家爲佛子有詩筆聞於時次曰麟女二人長嫁進士同郡賈鐸貢瑩麟及次女皆早卒男孫二人曰汴陽鐵山女孫一人尚幼初華既冠從兄貢官學輩流中號楚楚者鄉先生謂當就科舉不可以家事役之朝列君以爲然謀之夫人夫人曰彥升以長子持門戶勞苦爲甚貢舉進士瑩與麟皆幼可代彥升者獨華耳今又使之

從學是逸者常逸而勞者常勞矣執議者再三語雖未從識者謂夫人有鳲鳩均一之義焉夫人自幼事西方香火之具未嘗去其手病且革沐浴易衣趣男女誦佛名怡然而逝生平待中表有恩尤賙恤貧者其歿也哭者皆為之盡哀諸孤以是月戊午奉夫人之喪殯於河曲王家里之西原明年朝列君歿乃合塟焉文舉既叅機務而贈夫人南陽縣太君因請某銘其墓某自齠齔識文舉於太原與之游為弟昆之友今三十年矣知夫

人之德與文舉念其親者為詳且久乃為之銘曰

禄不於豐惟禄之時三釜逌親萬石不貲母氏劬勞無報可施樹靜而風霜露涕洏悠悠蒼天孰命之尸含飴弄孫彼何人斯嗟唯夫人女宗婦師德宜而家物不癘疵玉樹堦庭且蘭且芝一善不可能我則百之見於形管永世有辭重之以五福之養神則我私列銘墓石尚以慰凱風寒泉之思

聶孝女墓銘

五臺聶天驥元吉為尚書左右司員外郎壬辰之冬車駕東狩元吉留汴梁明年正月二十有三日崔立舉兵反殺二相省中元吉被兵創甚女日夜悲泣謁醫者療之百方至刲其股雜他肉以進而元吉竟不可救時京城圍久食且盡閭巷間有嫁妻以易一飽者重以喋血之變剽奪陵暴無復人紀女資孝弟讀書知義理思以大義自完葬其父之明日乃絶脰而死士大夫賢之有為泣下者女字舜英年二十二嘗嫁為進士張伯豪妻

伯豪死歸父母家嗚呼壬辰之亂極矣中國之大百年
之久其亡也死而可書者權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
子政右丞大用御史大夫仲寧戶部尚書仲平大理德
輝點檢阿薩爾郎中道遠省講議仁卿奉御孟格宰相子
伯祥宿直將軍長樂妻明秀參知政事伯陽之夫人與
孝女十數人而已且有婦人焉夫一脉存不可謂之絕
一目張不可謂之亂一夫有立志不可謂之土崩痛乎
風俗之移人也孝女合塟張氏墓在某所銘曰

嫈政之姊哭徇其季千祀有傳猶聶之世嗟唯孝女之死自遂死而有知及父於隧以子則孝以婦則義以斷則勇以守則智於今之人麟鳳之瑞莫靳者名天曰美器不於士夫一女之昇銘以表之并志予愧

孝女阿秀墓銘

孝女阿秀奉直大夫尚書省令史秀容元好問第三女也興定乙卯生於登封年十三予為南陽令其母張病殁孝女日夜哭泣哀痛之聲人不忍聞明年得疾於汴

梁病已急哭且不止或以為言親一也母亡而父存汝不幸而死為棄父矣曰女從母為順寧從母死耳竟以開興壬辰三月朔死死之二日權厝報恩寺殿堦之東南十五步銘曰

失乳而啼襁褓之常知所以悲非乳可忘木病本根枝葉乃傷愛生於心血出肺腸母在與在母亡與亡孝女之哀千載涕滂白水南東維女之藏羈魂搖搖望女大梁會以汝歸以慰所望

遺山集卷二十五